小倉山房文集

錢唐袁枚子才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公姓姚名啓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特路遇健兒刼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洶洶公大怒即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入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瀕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君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于獄痛飲之爲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七

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于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
公巨商代償將行誓而不知公故與士貫未辦作何償
也居亡何三藩反　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
興祚曰我買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
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關之厮又陰探王好
彈爲造十萬丸銀泥封襪施五采藉與燦之與亦貌王
立甚口熟悉八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
檄廣東撫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賞遄于王命不得已
將所虧帑強商塡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
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
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

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
敗窮乞降王不許公請于王曰此二賊者如韓遂馬超
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
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鎭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
也王嘉其功咨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
其子儀攻紫閣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于溫州 上
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
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于祖
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
州刑遏漳州兵號十萬壁于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
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

其降大懼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卧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笳樂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蹈籍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漳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壍高數丈排列艨艟守金門漸爲絡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恣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道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繼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

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嬖來降　上授水師提督與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澳縣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被賊圍困琅坐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良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為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塽面縛

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三年福建平。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晳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八閩軍供十室九置當事者遷沿海居民于內地界而關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箠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于外宜先班師疏三上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民田廬聽

降卒懇荒土資其生列戍于外以防衞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適發背薨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諡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逆旺䇿占巴等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燬三巴橋爲進藏第一險也賊

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紿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讋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拔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木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偽酋犯逆畢舒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　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

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血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洛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福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即率檄征爾格尋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壁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壁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柹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麗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

將軍喜謂公曰　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啓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克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擒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黨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為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

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
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毿毿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
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竆矣公乃班師是役也
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
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 世
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
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
也所至讋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
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
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

上召公乃交印于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刼馬厰紀慈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 上斬成斌下公于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畧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潛襲根褋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丕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鎗筒齊發燗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謚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 天子命大學士傅恒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于傅公曰鉅斯願詣賊巢驗誠否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

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酋千餘皆擐布裲襠裹甲持弓矢迎公目酋長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為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公飲盡即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酋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舡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襍谷閙土司蒼旺有異志窺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于策公曰襍谷閙即唐維州最險要閙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

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卽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餋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䘵谷禽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羅番慹服十九年再討墊江酋陳崑未至卒于軍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謚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驍猂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饍飲兼人其忠誠出于天性征青海至恰喇烏蘇天寒溝凋軍渴公禱于天水卽涌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于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銅欄戈甲精思諳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

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沺同舉孝廉于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澥爲六安裕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敘次四冗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纂輯著于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襲衣蔬食不宿于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黔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與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羌洸恩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號擾公沿路曉示招信歸原汛兵歸原伍劾貪留募健兒軍

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案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府南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為石囤木柵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進者斬黎明公騎驛馬率麾下五十人橫刀渡江江淺為齒馬騰踐波濤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俗闘天怒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貴俊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道

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月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三百六十偽劄千奏繳之 上大書手詔嘉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惟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阨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裹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

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捂詐公已奏聞　詔下
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
頭砲臺甚密自請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墉兩岸
分步兵為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
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譁出死戰其帥郭壯圖
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
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
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聚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
賊譁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
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偽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
以故樂為盡力所戰有功然本秦人性贛氣陵其上於

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悲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墉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奸諂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諂

將軍不値一錢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倣
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
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謚襄忠公雖
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與家人
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
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
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
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詆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
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
所不容公過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

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脊鳴呼使死者而無
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第廣西羅城縣縣故瘴癘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譌苗敬信之輙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舉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即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卒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谷不出而險張弧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

老人髮鬚如此尚不曉也語未竟君字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乎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尚何言即日降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琵花山即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尋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刑鐵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做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陽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荊岳七郡皆瓦解矣使　天子厭[illegible]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草傲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于黃土坳賊勢甚盛紅旗蔽山礮雨下隊長吳之蘭戰死火燎公鬚不爲動

手劍立營門而除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
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强士榮既破諸賊將落宜乘勝
攻之諸將力戰殺敵以進預伏兵于鐵爪等敗逃處果
悉擒之乃物色黃市旗亭遊俠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
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
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
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
者月徵芻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
勢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
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公
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

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
者輒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
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　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
子太保謚清端里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
洞開自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蘿菔右簿書狀如鄉里學
究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
崇閎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遲緩致不得發乃半途
微服偵其家詭名楊二司酒掃謹張愛之使為羣盜先
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暨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
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稍延前
行至張所排衙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趨拜猶抵賴公

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梯二也張鶚伏地請死公取訊由大索數十擲與之曰為辨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殺我救盜死盜不能者其鑑悉如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擧盜盡獲其殺人者治迪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輒倒囊刼弁告弟所為彭彩諒服速引十餘人獄其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鶚問曰盜究曰真盜何在公指堦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來幾獲盜賊尚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亮者拳捷倚財防都統為解有司莫能奈公抵任時官吏悍吝遥迎公曰町不至方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飭廚傳

不受饋饑寒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淮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兜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壽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捱手囑曰我等賴而將汝矣勉之翠亭賀某子于獄偵知魚方會黨游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兜兜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衘其口啞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予誠然予非匄也予爲予青天來禽我耳行矣俄見背汝累乎翠亭邪邪黨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予衙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兜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

長嘆矣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掣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求惡貫滿矣自反援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兒其妻子選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詣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邀較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決西市

論曰公統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借因革互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尚書璟極以公與陸稼書同爲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于名成後而張

公先識之子名求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為難也江寧人傳公為先事甚著若潘州柑公亞雅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將太史公云

贈翰修蔣公適園傳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有粟嫠母困竟予試輒躓乃請于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青諸兒侍側遊學如歐陽脩母許之先入鄱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而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與舉顧可隱人撫軍檄苛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縣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搏𠟼之一兒覺與扣鬍者有告之衆咸嘈曰鬼

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篡取鉤距。果擒者所署。

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聚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

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

山上人如蟻蠓樹鉤鋤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

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為良也為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

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齊稍稍

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窖出率犯法

吏大入跪佟前民聚門而譟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

王法在乃撈吏于庭血流民懼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

日門鼓齊官吏請命自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

施尾映公公幼向以智俠自詡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寺聽

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吏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殿顧不在經故疑之捕者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噉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迹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憔然嘿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于河口戚不遇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强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兒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喪故來弟知吾父有孽子白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

訊來曰熊柴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險念歸龍丧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遁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見骸已焚闒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囤此外不有其臧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囤哭覩畢走出母萃公袍曰聞縉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萃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荅蛟突前覡曰須南昌聽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聽召二三隣父來即明也蛟覡嘗稱公法俄而麗眉者六七曳至公曰所以嚇嚇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兒迺此不得不迺明請詣囤乃繞桶而號曰自能

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鏘金也槊以衛劵槊取視感泣嘆老嫗目眯不知人求幾蛟梟竊余逝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語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屬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斂于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刼公怒射一人顚再發再顚盜驚捨所刼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刼者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嵩嶽

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簽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賄錢萬搖其繩錢鏘鳴途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于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歎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于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遡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備矜能余文丁亥元日拔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

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嚮何其富于著也今之為公刪渚
生赫赫死則序恩榮數行便灑然盡公行衣也現意琦
行紛遝若是雖公意蹕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土銓之腹
存乎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予輯而傳之
困于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犖大者殆無遺焉

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尚未聞其有所拘閡也求天下而崇宋儒自元明始于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人見其激也又羣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于白下年七十許清臞蒼立高睨而大談辨孔孟專撚拯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苕生太史來賢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苕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彝劒川二

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
鄉縣見王導意滿口重言殊不流予其釆而傳之其一
碑曰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　王師征烏蒙運餉六
千石而民不知理猺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者決遣之
罔不當其一碑曰征剿川糧減額外公件銀兩若干
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斛丈鷄雛揚清其界首
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惰俗也能齊其
口為無窮之門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俚民情愈真想先
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
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于俗不敢張其說余閉
而悲之夫犯眾敵抗介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

合萬世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肅肅然曹出曹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于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尚有先生兩知已在耶夫脩者闇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于天地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嘗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爲阜鉛山人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公諱開士字輟倫浙江仁和人世居北郭青莎里先人好施貧其家公生九歲而孤乾隆元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選銅陵縣知縣移知桐城宿州　擢常德府知府未之官居太夫人憂服闋將行竟不起公曼詞矩步造次必於儒者然義之所在屹意無所依回銅陵災公請賑儀委官某攝撫軍范公意挺撊之公邀皖江見范公泣曰民無噍矣苟緘舌而嚮利安用官爲言畢徹印擲几上再拜求去范改容謝之聽其請桐城某公所拔士也爲盜張六貂所誣某父以財貨緣公怒其父曰汝欲速而子死耶某懼闔門待罪公廉其姦召六貂曰汝誘

之傳博負而教之作盜果誰爲禍首耶六韜泣不能聲
乃專坐六轄宿州河決公戶籌口算輕糶重賑符牒風
發縛木橋渡商旅鐵船曁村中埏設淖糜四門資蒙袂
者或慮爲私累公笑曰縱于官難開除吾以活人破家
不亦光于古乎爲之益力亡何水涸
天子輸庫金百萬修水政公爲植巡功宿于堤陳畚挶
綆笮似其濇物其土方收歲乃大稔江南最大省羣吏
才智縱橫各自矜衒而公雍容雅拜言詞迂緩常倚今
兩江制府高公晉欲有所陳先摘首引書語高公笑曰
汝又賓賓作學子態耶滿席爲之囅然然兩驚知府他
吏不得獨公得之皆高姿也聞其死爲嘆息者再居官

二十年家無生產女將嫁遂余甥也先公兩月亡公哭之哀數月亦亡長子懋謙能文世其家

論曰余雖遊公三十年見其讀書窮晝夜頷頷雖除夕元辰聲鳴益高酣後好摹古忠臣烈士狀津津然欲踏之服闋將裁五十九自衰其年雖不欲出而簡書促行荷項相望公愈感

天子恩不得已置酒召諸故人訣別泣數行下若預知其往而不返者然竟卒病于來治裝時御委化正寢近子孫親湯藥人以爲善人考終報也嗚呼有以也夫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君諱垣字紫廷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眞不與人爲同異以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御史出爲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江災刼案屢起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饑民以搶奪論全活甚衆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銷銅鉛行二年安順灘勢平夷輸輓尚利而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大雨衆流灘注所開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又護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爲僱駝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

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　上韙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勘明停止官民懽呼公甫卸事即病行至常德府甍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即爲　上所知及試之于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　旨其即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年中道而廢豈不惜哉然至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戶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覩不衰則儒者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覩矣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爲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甍時尚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畧屬余爲傳

贊曰進士同年數鄉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

則更少且更視爲然不數年升沉頓殊或爲名位所移與目相視仰陽爲謙下而陰實相賊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微無改于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

余與公同習　國書　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栩栩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覰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懷之詩未到而公亡尤余所悁悁而悲者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

錢唐袁枚子才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投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

三十九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運

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于門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鞫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奉　旨擢布政使仟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非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澹鍇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澹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聰請按用汝爲湖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門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數甚張公偽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綁縶獄中驛馬馳奏適某王入覲　上示以公奏曰無之　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幾何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

鵬翮視黃河秦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溜
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詔署總河詭署總
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
聖祖嘉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
督未一年薨　上深惜之賜謚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
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視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糒
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蹋門入卒袍哭靴求一
見陳青天狀貌聞　上赦詔下焚香跪北呼　萬歲者其
聲殷天數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
者李丞貨知怒杖卒四十曰適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
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嗁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

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　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

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

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

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決

翔貴治者竹楗石菑耗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

酒行嘆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

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愕視

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負我乎試盡一觥合席諾聲

如雷不能者強灌之俄而奴捧溺甕鐏出磁而鍍金者

也狀獰惡公起手擲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

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餌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

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頭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即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豫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觴觴墮地袴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求驗工官纓幘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既李竟慚恨死公于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讌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繳必為資送稱譽廣坐訓過從容人銜感次骨入獄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求葬棊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遺

人泗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值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轔轔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甦舜後有阜蘇非遇　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讙求以細荆三十則亦呼籲而乞恩矣哉哉得辞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　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帳而入獄百姓帳貴旗城上曰如我彭姓

村跋扈愚至于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蜀昌道進瓜熱河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即賜汝主嗚呼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于如此吾于恪勤亦云

湄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寡撫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建即湄君也大眼而頎容貌充充然幼不甚傲既長澄神于學摩研編削被飾厥躬行安而節和去不善如絕紘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古香太守妻以女從官宿州權記室事甚辦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持論與舅氏合不屑屑拜唐宋而內寫幽懷外娛羣雅結采必鮮選思必邃其聲清揚而遠閒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湄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窒心若墜瓊玕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予因索其稿湄君知余

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譬字酌句喀喀然柴立吮毫力不勝則臥臥起再譬氣魂魂矣猶呼阿孃泣日舅爲兒詩閒雕成否不甚費否兒思遊目焉裁嗔耳其泐苦如此死時年三十五有子官耶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與無孤同余哀姊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二色無子無兒弟之子而前年壻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湄君又死湄君者其才且賢出壻與五弟上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曰謀以身後託者也噫其酷矣爲之傳以介其詩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山海遷碣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昇櫃置戶部東廡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早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抗弊滇省有私壓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脚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

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斷稅。司榷者忌之。公奏以南關之贏。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懽。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丕變。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狀貌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疵瘢如錢者纇上。指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褒袍。乘八承從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絲黃蓋戟攢槊龍擁數十重。

鬼藻雁行罔不整拔後馬上鼓吹細樂鏦鏘三四里鬧城老稚聞制府鉦鼙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嬰始罷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　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邀文人甚徹修浙江志建書院儀櫱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漢唐稗史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謁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

其姦惡則伐豬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誦不可於意者嚄唶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爲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蘸花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哺餐畢鳴騶出清波門擕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

七年　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求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黨倚張公首劾之減死爲城旦舂公負氣好勝過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戸部果親王皆隆

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
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 世宗知公深排羣言
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 梓宮跪伏
大慟暈絕不能起 上知其意 召見慰之曰卿但努
力報國 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 賜珊瑚朝珠荷囊
兩匣再 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
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
將弁往如教仰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
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樗蒱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
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

於古須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負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歎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背疽吠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諡敏達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

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　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抛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傳者即與價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存在　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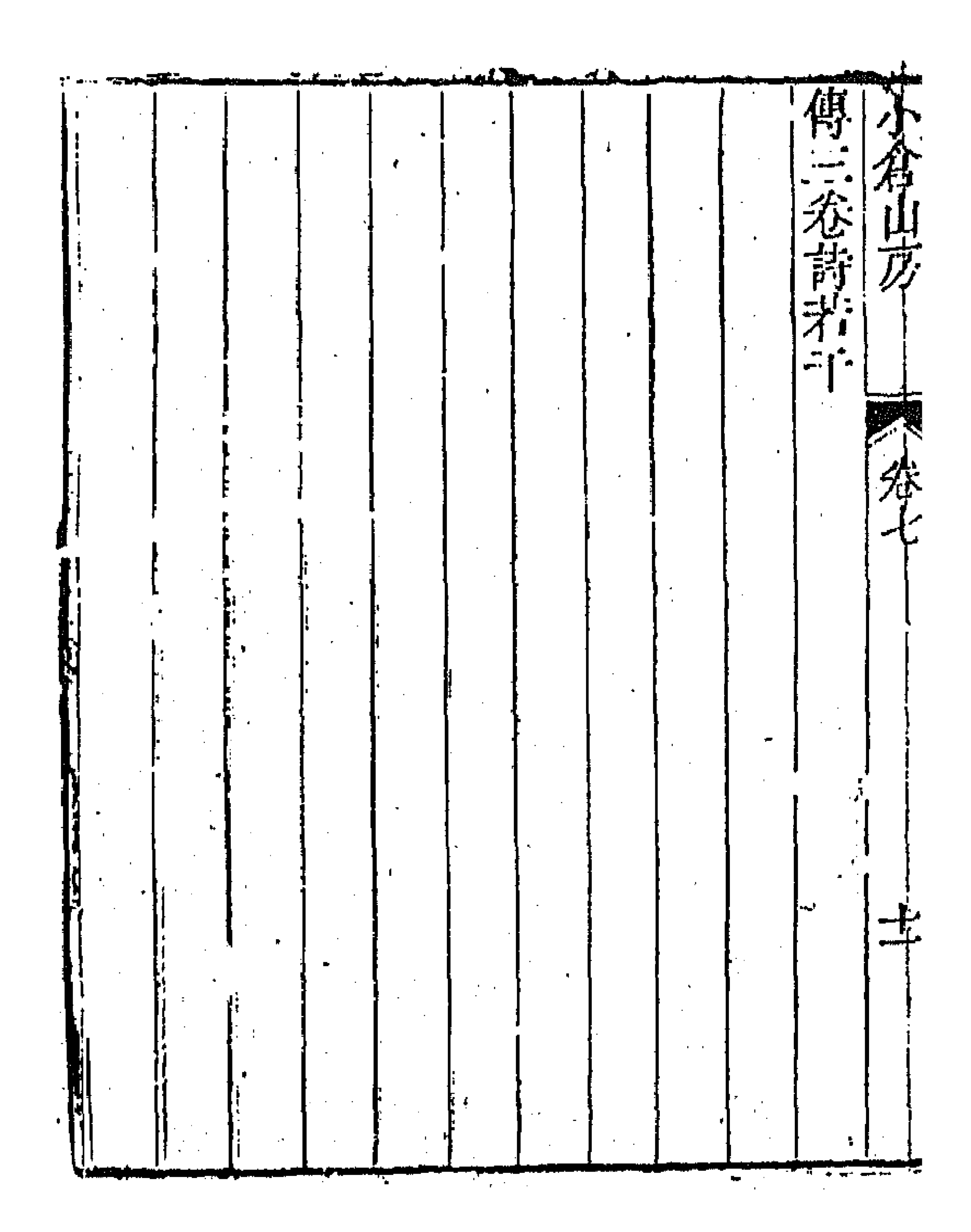
女弟素文傳

枚第三妹曰機字素文皙而長端麗爲女兒時冠劭好讀書既長益習于詩鍼黹之旁襟紉皮猶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卒爲府誣于獄繫嘆曰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雖而兄傾所供上官吾當止之而兄不可則劾其衙稱而加申焉亦卿正爲令日計乎高大悟檢篋得申衙訴制軍例笄者大學士邁柱也素稔先君兼知高公之冤爲平其事當是時衙中貴人隱探高氏孤稚無能爲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益感謝膝行泣曰無以報聞先生第三女未昏某妻

方姬幸而男也願爲公婿已而果然因寄金鎖爲禮時
妹未周晬枚長妹四歲代繫金鎖脖項者數年高故如
皐人而先君自楚歸復之粵之滇之閩與高氏音問遂
絕乾隆七年高八挑訊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昏願以前
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
亦不食以其意復高高氏高之族人驚讙傳高氏得以婿
高八致其兄子繼訓來曰婿非疾也有禽獸行叔杖死
而蘇恐以怨報德故還言辭聽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
聞覺適高氏高淵小僂而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爲見
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鍼黹
索飲其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掐足蹴燒灼之毒與其姑

救之毆姑折齒偷博搭錢將質妹而鬻妹見耳目非其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適妹徹夜立持粥飲而已銘進之又能記稗官襍史幽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稱說歌呼爲老人娛妝人定自開所未聞學爲之博自離婿後長齋衣不穠采不擾髻不聞樂有病不治遇風辰花朝輒背人而泣如是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謹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一日猶煖也撫之乃哭女阿印病瘠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指形摹意皆其教也想見妹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

傳三卷詩若干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乾隆九年枚宰沭陽淮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旣至則循故事餽餕餘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飪却之是暴天物而遠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沭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出所爲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坐講中庸不出傳濂洛語而理境縱橫大明聞者色飛變若欲即從事趨聖域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蹶於技發矢矢旁穿且隊燕火器閒焦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弛外衣

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笑慊慊耶藝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覘諸壯丁皆喚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沭饋牲牢不受令粗糲祓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盡主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餘温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踞而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嚮指其心乃聽之公諱寧諤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濰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

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　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為德安同知遷守徐州鮏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淇督撫白簡纒矣命公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燄隆赫監司皆謹務脆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運鹽故雖漸漲非稱告諸大府不啟關公力請得以時開撈淮海仍過勞以癃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氓罷市奔走樹棨幟哭而投牒一日至六千籓鳴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貞儒也已公少時受知於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爲御史三日露章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于庭翌日章上果得譴滅死戍邊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姓童名華字心朴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鄉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循例入貲與蔡大清律受知于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世宗召見 命查賑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飢白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衆會怡賢親王在直隸閱公灤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爲能奏知平山縣縣民公不待報遽出穀粟七千石貸民總督以專擅劾奏 世宗心重之免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 旨清查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浚訓 上意鉤考攤派民不能

批駁抒鄭欵無容內處公向大府開說甚辨大府怒曰
汝沽名徼逆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非逆旨乃
遵旨也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嚴追特命淸查
者正欲淸其來歷查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
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上裁恩從中
下此聖意也今捧行者絕不顧名思義而徒以十五
年之積欠謝謝然求先納于一時是暴征非淸查也曰
於汝云何公曰寬俾限三月督部府別自分牒申報大府
嘿然公出即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行求爲
轉奏未幾世宗風聞江南淸查不善遣聖書褫傷衆
方折伏蘇撫某訪得與民婦姦與一枷兩人荷以狗公

開即往破枷縱遣而自詣撫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一枷兩荷以揶揄之非政體也且姦非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徵其強直而謝之而心不悅浙江總督李衛募人江南絕無交際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至蘇州公抗不與曰地界各有統轄毋相儳也李深嗛之爲蜚語聞上　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忤巡撫某被劾罷官　今上元年起知肅州再知涼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公精勤廉悍強治下不辭非上發姦擿伏如神而尤長于水利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于正定府城外建西南二牐灌田一百五十頃佐經略鄂公屯田肅州

鑿通九家嶺五山引水于十五里外升之于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壩溉田萬畝民至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議一篇蓋守蘇時未竟之志也蘇民德公尤深論者以比前明知府況鍾云。

論曰傳稱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退隨擯致不覺其用世干將莫邪鋏折亦其性耶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逃吳吳市漿賣餅家猶有質衣襦供其斧資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時沽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儇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程南耕先生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昆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矣其季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爲太學生何蕃立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爲榮樂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頷于口諾諾遂撫大槩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既長習舉子業進閱于有司頊頊不得志求文端公與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論選舉以辟召爲先古賢多記室參軍士果有心經世務沾沾科第耶先生感焉遂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其大者爲人作奏牘詞啓箋得邋遢遺意諸大府走金幣

延之憂不得先當是時桂林祁陽兩相公及晏一齋中
丞皆負清望居五長十進之任孫先生若仰衡石而探
表綴也先生參畫密勿彌口不宣章疏稿出火入一切
體國經野事秘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內
無嘗言先生猥扶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州縣災例不蠲
漕先生謂晏公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民免地丁
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　上
勅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
爲例祁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報閩人某
在呂宋嫉夷人劫貨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聽
候詗察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讕言幾陷其仇先生

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肯綮雖學多儀皆具鄒莊已如不開鄒莊靜而峻先生孔揚采色和顏熙熙慷從者皆懷伯之嚴就季之寬然不生于大義所在勿狎于不順雖貴有何補焉中年耳聵絕意仕進有欲薦于朝者堅謝之所著務教說牧民瑣言皆歷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略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夏篆稱大客今之督撫昔之公也然則今督撫之大客或即當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爲豈不更光于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已莫爲也如忘乎名而一

以利物為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不尸其功者也老子曰為而不有不難其為而難其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糴窮無所歲資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故事督漕者多歷波危以故勿克迎瀨澥訊傍飲乾隆二十八年孝子押官事過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恆常時詢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雖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才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稱五十不毀然皐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傳稱胡女徵歸之子亦野卒毀也人惜其不

立以徼爵之裘孝子年五十矣不爲生孝甘爲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王荆公之論李翺曰賢者過之翺之賢翺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于孝子亦然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太守莊君從白門還宣州未半月訃至士大夫知與不知俱爲流涕聞其渡新河遇風舟幾覆食飲滯留脹大黄卧便利不止果藥誤耶抑驚顛離胸以隕其生耶嗚呼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昔予知江寧令劉耿榆學士介君於余長不踰中人而秀眉方頤言論風發從此交甚懽二十年來予雖居林下而君之黜陟升降以及其尊主隆民之治功有其子孫所不能知而予獨知之者然則君後人之來乞傳于予也固君志也君始知建德再知邢臺寧國泗州而終於宣州太守乾隆十年貴池民熊來安與徐海鬬金傷重熊慮訟不勝會族弟長

德病死乃斧尸誣金縣令謝錫伯廉其姦遂并誣謝落職而抵侖罪民洶洶不平撫軍檄公與無爲牧王名標勘詰君檢腦骨陷於顱非生前傷鈎距旁証得嗾訟人某而長德妻亦傷其夫尸之無故熏灼也跪謝告實熊乃伏法事雪皖江數萬人譟於時稱兩君子云盱眙大水湖岸崩庭飲者相擁君兩立油衣而騎指揮水退民以爲神在泗州請免二十五年漕耗大府聞諸朝

天子許之到甯州三月積案五百無留獄者乾隆十六年譯三十年　天子四巡江南前總督黃文襄公令相國尹公俱以總世才總領百務而非君在側如失左右手一切山川舟車供張儲偫君能先機置想後事補缺

絲毫不掛於過差余嘗見其扈蹕將臨坐帳中度俛膝
上十指而下旁立文武內監數十人噂喈相環或儺道
火急而君豎無佇書筆無誤字面無異色朝奏入夕罷
可其敏健如此樂道人之善遇孤寒一才一伎必薦寵
遇建德得令於途貧窮還絡而寧其歸性狷狹乘氣辨
口小忤意輒以精神凌逼人雖貴游長官不少含忍以
敘先爲泗州陳刺史排笮再爲安撫衛公劾奏至落職
辨錄而卒之事皆無驗　天子閔其勞每南巡必加擢
選自縣令而州牧而太守雖忮者聞之皆悉服曰洪君
以才力取非福命也然屢躓屢起危而後光家以是貧
而精亦消亡矣卒年五十五君諱經畬字井五一字念

農乾隆二年進士

贊曰儒者多迂緩獲名爲文俗吏所訾謷得莊君而人不敢輕科目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然君色燋然憖憖無已卒皆料量背細馳逐稞務與書之云循吏者與也過此以往鞅掌將興而宣州民安風淳君必能修先王之政與民相和親而已亦將流覽其山川豚歌賦詩以豕勝寄於求兹乃竟賚志以歿若舊眷者故限之而欲其止於是也禍之方始靜之已終悲夫

江寧兩校官傳

我　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于學者祇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傚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將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燦燦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直于環映之先生俯而笑曰盍留若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出上吾若以為劣則公知之僕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輩淡銘升者與法有舊

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猾者也嫉惡嚴過上新巷見僧奉宿商木主與　天子龍牌峙生訊其妄捽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為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徹何也法大懲悔三謝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何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蹙然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督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係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飭躬訓士一裒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即以先生與湯先生祔焉乾

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曹君偲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滋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迹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聞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綫香食報于荒廢苜蓿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眞中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

興矣曹君倒冠而至僂僂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韋連書者名錫端字蔽衣亦上海人

大理寺卿鄒公傳

乾隆三十九年春大理寺正卿鄒遜齋先生予告還蜀啓行之前一月從京師作書寄其弟子袁枚曰聞道人難予偕汝衰未必再見即生死音耗亦慮少通予生平出處本末惟汝知之詳盍為我撰墓志以須枚聞命皇恐疑從先生之言則預凶非禮以不敏辭又恐非先生所以命枚之意而沒先生可傳之賢微考古人文集為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為之如司馬君實之于范蜀公是也先生蜀人聲望與范公相峙枚雖非君實請引此例以質先生謹按先生名時敏字遜齋四川廣安人高祖士廉崇禎進士以吏部侍郎從永明王入滇與

李定國等同日殉難祖嗣祖邑庠生父琳以歲貢生任中江縣訓導生六子先生其季也雍正十年舉于鄉乾隆元年癸進士入翰林七年遷侍講八年爲江南宣諭化導使十年遷大理寺正卿丁父憂歸里服闋奏請養母　上許之二十六年太夫人薨二十九年先生入朝補原官先生純和介襟過人婣婣無矜容躁氣于道義所在則凝然不可撓當其登九列時　天子加恩遴選之臣銳意用先生先生年才三十餘一歲數遷旁觀僥倖脫以爲稍從容即可榮輔而先生勿顧也歸依膝下忽忽二十年再入長安諸新貴少年鬨先生如過時古物爭避而揶揄而先生亦不欲與熱客昵退朝閉門與一

卷帙二三者舊共晨夕而已大理古皐陶所爲棘丞
元明以來一切決于司寇居此職者視若贅旒頭仰屋
梁手批大諾相夸爲識時務而先生每秋讞苦心平反
有所得必爭爭不得必奏雖 有從中下有從有不從
而厠聯悱然覺平林中儼此直蕪鋤而去之乃善類
損上如先生深僾容者展矣今年以計典休論者疑先
生受 主爵隆于始而替于終枚獨以爲不然夫陳寶
赤刀天球河圖陳之東序照耀萬物恩也藏之典寶俾
無玷缺亦恩也先生以萬里孤臣爲無瀸潤而能委蛇
卿班適來適去卒全名節以歸此非遭際 聖明始終
矜護而能如是乎先生手札嘒嘒以求報 君恩禍懼

枚又以爲不然夫建一議理一事此報恩之小者也重其身端其範以儀型百辟此報恩之大者也先生毋入都將有要人怵之使往先生辭焉要人愠先生不悔其所以不受他人之恩者爲報　一人之恩故也無形之砥柱可以挽中流挽風氣矣而况古名臣有以七十起者有以八九十起者先生之齒猶未也則將來之報稱正無窮期而枚幸旦暮毋死終將濡筆以俟先生自待待人以不欺爲主居官蕭散與在林下無異乞身治裝若脫敝屣維戊午拔順天鄉試枚出其門其尤顯者爲滿洲阿公桂今太子太保定西將軍

廚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逐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顯昌侯之思焉唶曰予故窶人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頭甘而不能已于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泊之與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饜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簋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瞠也呼張翕之寂如無聞眂火者曰猛則烤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減曰且雜組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

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所用堇萱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徵僣下未嘗見其染指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鉗銛刀削笮帚之屬凡三十餘種皮而貰之滿箱他人擬汁而授我學之勿肯也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廚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正者主之奇者雜之眡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嗛嗛二卵之餐子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粗也能嗇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嗇間也能則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楹無益也而

好名者者又必求之于靈胥之家紅虬之脯丹山之鳳卵醴水之朱鱉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爲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而徒使之狼戾枉死于鼎鑊閒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芴之非宗尚書之藥飫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以爲巧殄天物以鬬脊是固司勛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匕于朱門而終老隨闠何耶曰知已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脊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嘖聲流歠

者方與厮敗同儕也是雖苛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磨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者不如擬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于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為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為之傳以永其人

石大夫傳

越之石氏居帝九阬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豐且頎䫻理粹如越君欲以擢丁上國乃命爲大夫聘吳吳闔閭甚文闓之喜曰石硏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爲國光命設九賓之禮娶大夫國中賤石以上者爭來覩觀大夫請曰士爲知已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顏而七色風範朴野難侍所屬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琢其章願伉弟子禮而往其化臣哉闔閭許之當是時金壇叟王岫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磨人聞天下大夫往摳衣趨隅嚬爾如委穀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爲月餘再召貌益潔色益班矣

若瑟若爛兮瑤珠之光吳子盬嘗命庶人爲大夫造屋滌欲洌孫欲沉畢尚以瑣爽飲以沆瀣之露卧以文貝之銷遂用事不離左右朔有子鹽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則形神消釋大夫盬嘗自頁與何水部飲大醉過管城公捽其頭溺之腹彭亨者數矣或譖于閭闔曰大夫居孔氏之門而陰與黑禮爲友摩頂放踵砥砥然小人哉且其形黑而津服如鸜鵒必多詐抑之不能皆是殆以飲水爲名而以貪墨爲實者也必斷之必逐之季札銜之曰微石氏吾何以爲札耶要知天下惟肉食者乃無墨耳郁嘾獨國有五墨墨而墨于不與君兒其與交者哉昔者堯舉于許由湯舉于伊尹今大

夫樂乎墨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以墨子之才見大夫猶日形其短而其他可知昔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大夫遂霸天下君盍封之即墨以遂其志而成君之賢閭閻然之拜即墨大夫賜西河黑水爲湯沐邑居無何上封秩滿將右遷大夫頓首謝曰臣聞知其白守其黑道家訓也茲者維元是宅臣將老焉與子許之不果遷大夫好修飾居與三十餘年終日沐浴佩玉以質聆厚重不善角形非有爭國大刑罰大詞令不召見王或朝觀盟會亦不隨行性靜而壽其同官楮先生管城公多病廢或更換至數十輩而大夫一與共事顏色不少衰後閭閻年漸老世子未生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于女媧而盛于帝鴻氏遐哉雖孜矣春秋聞石于宋五後之稱石氏者斷斷然僞托于宋以自夸然自宋徂之楚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呻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謚曰文端宜哉

短人傳

鎮江之短人曰趙元文年二十八長二尺許侈而傅脣首如覆釜行則左右搖立久臀壓其膝兩手膠而拳揚州鄭守備賂其母千錢短人歸焉敎之應對執箕膊搗短人性黠無他能能屈一足跪客來輒自蜷伏出而試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人天之僇民也有母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願也因與之將遁於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咸具錢來延短人短人摩地拗膝昂首酬對畢踉蹌趨轉圜如意皆大喜贈賜重積及歸褒衣大冠僊爲之重

袁子曰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